

14.
1666
14



門 14
號 1666
卷 14

楊忠愍公集卷四

自著年譜 李卓吾先生定本

子家原口外小興州人國初以州常被倭患詔徙居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人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邨世業耕讀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卽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卽不肖也母氏曹生不肖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身首股三停必不凡也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壽星頭

庚辰年五歲父命各居將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

大學圖書館
28.9.7
藏書

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歲兄與母又各居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予惟知哭泣哀號日則諸姊引攜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卽善牧牛或宿於場園或宿於瓜鋪偶至里塾見諸生指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日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卯又告於父始得從沈師諱琇者學受書四五過卽成誦從學四五日卽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眾不能對問及予卽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

兒將來必進士矣

甲申年九歲四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謹慎卽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日分亦何妨兄乃分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兄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卽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則牧牛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云無酒是竊主予卽對曰有兒爲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亦漸加愛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歸家乃從族伯翔讀是夏父恐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見聞不廣遂囑兄送邑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父得反胃病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一月八日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亦西點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務農事至秋乃就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邸先生諱宸號南臺

後登甲辰進士復姓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陳相戰之戲師偶來

趙任南道御史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

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

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

後登辛丑進士同

筆硯發憤力學初若漸進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均從陰師學師以家事牽纏而講解之功日疏同游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戲紛擾學業無甚進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麤讀看一過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甯王石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汗尊而抔飲二句論天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共力親爨讀書

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匠席嘗起臥冰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爲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杲次女爲妻先是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予曰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予兄之叔丈也家以耕織爲業行誼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與嫂旣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殆不可言時予居僧人佛永房予無僮僕僧無徒眾僧常

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之勞梳櫛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遶室疾走使令微煖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旣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銳一年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語予曰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百里之外請醫旣無腳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餓潛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峯九皋及奕山會文於甯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摩爲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

至五月閒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五方村關王廟予三人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進境七月閒提學湖廣朱公雨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蔽陰雲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己同也乃遂自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卽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園甚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考取科舉內二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卽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

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甯忍乎如予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予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卽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予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卒不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己亥年二十四歲時二姪常思歸家且供給不便予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予居第三時兄與本邨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困於獄予曰兄負屈如此尙焉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俱駐於沙河予卽往訴撫按僕以事小拒予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卽赴試中式第二

十一名主考官內方李方泉房考莆田林瘦泉諱成立解
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團瓢秋同年孫聯
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日坐監歷事可三年而畢
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
以度日因議析居予亦懼其累兄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
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因
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徙居
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邀兄之外父及
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閒予起而言曰初兄與予析居恐
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且予坐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

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踴躍稱贊以爲田氏復生
也兄亦喜而允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
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爲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課予以
文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且予遂備束脩受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尚在京從少湖
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湖
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一名
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予中第一甲蓋大學士夏
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且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
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

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冰鑑一見而奇之退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邨陞予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立爲章程投到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鬪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二日午時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呂律爲精予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諧然後爲是遂自置斧鋸刀鑽購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和矣製簫笙塤箎之類無不和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學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予曰吾欲汝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況今有度數可考乎予退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予拜之案上設金鐘一舜命予曰此黃鐘也子可擊之取槌擊之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然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已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子刻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日子之樂已八九子之才不止於樂可翦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俟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各知其蘊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子吉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涂子任齋劉子蘇涯約爲五日之會相與講論終日子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生死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倭犯京師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兄能爲國一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難何敢辭也既而倭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句蓋謂予蘊知兵欲吏部用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由山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泰山至極頂因題

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媒舉與顯宦爲親予曰彼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臆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己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予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關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予行乃草開市稟候命下卽上大

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
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答愛子人質二欲盡還擄去人
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答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
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
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
閱卽敕曰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寧
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
李本禮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
成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亦
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共以爲馬市必可
開雖徐公亦中懾之不敢或異會議本上遂下予錦衣獄
撈一撈敲一百敲夾一夾後命下降予陝西臨洮府狄道

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
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
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
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
分而已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
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
者邪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
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
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贄
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
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
前三間爲指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
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

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
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狄道
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
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指
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
因而知道理棄番教舉忻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
此處先是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
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區屢爲生番所阻
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予
者予往卽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
洩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募各園戶疏通
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
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

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
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
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
平無規避於其閒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
敢受予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
不足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錢并妻首飾也諸生分
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
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
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故此一事百姓之
糧草旣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
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
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
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

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雖叢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瀕海俗甚强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

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卽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卽圖歸家以救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爲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國厚恩思欲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邪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會之變遂欲因元旦日會奏劾大學士嚴嵩豪戚恐過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

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膳真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
 間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即趨出日快快不憚至十四
 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
 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予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
 先敲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予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
 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
 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為之矣又何必使人為哉
 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予曰奸
 臣之誤國雖能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
 冊封奸賊必不提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雖不
 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彼
 之過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

止能瞞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皇上
 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
 敲五十二敲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予始終不屈乃
 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
 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
 旨律絞監候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
 少泉名宗伊 湖廣人周子松名冕 四川人王子繼名繼 漳州人津名繼 漳州人少泉則
 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匡則與知而不見其稟繼
 津則知其欲為而不知為何事上本後入部交身牌辭僚
 友眾方知予有此舉各疾讐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
 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予
 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予二子一女一子已聘
 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

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當遂許焉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巖名之詰湖廣人送蚌蛇膽一塊托校尉苗生者齋酒一壺云可以服蚌蛇膽予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予日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心舌拄上齧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卽推入包袱擡出至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子兩腿腫麤相

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奸黨浙江劉檟也舊規官繫獄則有官監檟乃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上衝又爲強走所勞動方依牆而立忽兩巨響一聲不能聽事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省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心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聞司獄陝西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破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筋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棰打筋入肉五六分爲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

約十數盃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藥領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闊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敷之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劉檟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亂二十七日張宏齋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信予乃托獄吏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爲信又左手寫出帖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赦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年史觀吾名朝賓福建人欲從輕議而尚書何鼐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卽下老

監日夜籠梏與眾囚爲伍死屍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人右腿已長肉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如小瘡毒氣上攻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小盒內捧藥一丸以湯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予曰此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穿透提起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

出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日關公割肉療毒猶藉於人不似老翁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盃其內毒始脫矣日以布數十片拭膿毒布約二尺每日輪用可溼兩次膿可流二三盃自初瘡至愈膿豈止六七十盃而已哉

十六日左腿垂筋二條如簪麤一頭已斷一頭尚在腿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邱洲峯

名秉文福建人

乃獨仗公義

楊忠愍公集卷四
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李脫籠梏九月朝審予帶長板鈕
錄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
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餽飲食者有送錢銀者
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
審時爲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眾判以此律
情眞奏請題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二十
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劉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
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
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
士後方出姓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
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海甯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
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

虛乃說堂官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
予時庸軟輩皆惕以重禍彼乃毅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
九月朝審福建李默爲首仍判以情眞題奉欽依又如前
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名希濬陝西米脂縣人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建德縣人知府趙忻陝西盤屋縣人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爲予買地三
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用媒約與繼津結親九
月朝審復議情眞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
失事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免嵩
及諸奸黨費銀二萬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
以予乃皇上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云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皇上一見經名旨意遂
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

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應養虛李鶴峯諸公爲予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鄆懋卿在旁曰此何用上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詭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予予付之一笑夫子死豈係嵩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目特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樞牀書也

遺囑

愚夫諡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轟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如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隳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托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眾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於今豈有死

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悞了他一箇女兒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畱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二貞妾名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顧照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也

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能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此一段立志定基之道心爲人一

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此一段存心端本之道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

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
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
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
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
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
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
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此一段慎思篤行之道我若不忤你母是箇
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
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
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
泉之下也擺佈你此一段盡孝事親之道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
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

錯小事差池更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
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
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
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
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
樣的擺佈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
好此一段友愛兄弟之道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
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
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
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
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
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
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

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此一段和陸妯娌之道

道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

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呈之於

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你兩箇好歹與

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

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

結之報此一段戒除爭訟之道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

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

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

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

長也此一段敬讓同堂之道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

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

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

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

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

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

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此一段擇友慎交之道讀書見一件好

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

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

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

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為天下第一

等人矣此一段讀書學好之道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

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

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

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

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蔽以自在故也又

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此一段勤業親師之道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綠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厯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住好房屋便要蓋用好器皿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

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此一段居家防微之道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此一段耕田守分之道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誦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誦我之理則惱我誦我者聞之其怨

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
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
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此一段處世待人之道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
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貴
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
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
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
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此一段篤親周急之道我家係詩
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
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此一段守禮垂法之道你姐是
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
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
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

不孝記之記之

此一段待姊體親之道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

人你日後與他邨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
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
要與他麩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
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
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門照樣兒行你就難
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
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
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此一段恩威御下之道覆奏本已
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
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
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

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手書於福堂付應尾
應箕兩兒藏好

楊忠愍公集卷四終

順德龍鳳鏤校栞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
馬市預伐仇鸞逆謀因言不及時又本內脫字聖恩僅從
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
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
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
狂言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
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汚日夜籠梏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

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儻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率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奏入為嵩所抑不得達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酉冬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

大夫椒山楊公之靈日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
節關腦比心嚴頭嵇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死含
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饗

贈詩

吳國倫

食祿分憂士憐君獨處難囊頭追孟博斷舌繼常山雪映
心猶赤風吹骨愈香傷心千古恨揮淚灑斜陽

次前韻

王 遴

仗節多臣子從容就死難忠懷吞瀚海義氣壓衡山魂斷
關河渺名存草木香丈夫無別淚含笑赴雲陽

節錄劾嵩時軼事紀略

公請誅賊嵩疏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嵩謂二王深宮何
由知我奸楊庶寮何由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

楊忠愍公集卷五
者屬錦衣帥炳根究欲藉以興大獄而徐華亭者公座主也戒炳曰你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日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也公柰何顯結宮邸怨邪事得寢

公當元旦上疏時會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亦上疏請罷嵩以應天變上方以供奉青詞悅嵩乃逮錦於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蓋是日因天變劾嵩不獨公已也公劾賊嵩疏中有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曰是可忍乎乃以直情奏覆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

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卽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厮役也鵠爲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現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可見公之劾嵩皆據實情上奏抑見人之惡嵩皆有公論可憑也公當送刑部擬罪時尚書何鼂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日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遂坐公絞繫獄

公當旣杖從法司門鳴夷裏來血涔涔下也諸熟公者揜鼻自引匿去獄吏一二緣嵩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公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黷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公別築室醫藥有間相繼始公以杖瘡甚左腳短三寸叩叩距虛已得神棊更改室燥遂愈侍郎王學益與世蕃姻親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累之訾元宰若訾敵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知爲應生也難之人或謂生且遜謝亡有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日夕候公自如移年期滿當報應生走向書所絮語謂公力爭之可得也母令天下有以訾廷尉紊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耶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棊亦竟念其事乃已

而大臣畏搖眾者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母恐然輩語上矣公且死囑家人藏血三年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公有與少司寇吉陽何公四札當公下獄時鳳洲先生以橐籥獲侍公從容談笑謂鳳洲畱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遷吾師友之間吾卽死以累足下不者三君子可不朽也而楊公用中丞牽鄭公用大司寇牽於里蓋十二週而公得贈秩易名專祠錄後而何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託唯鳳洲與華亭先生終之人固不可無年哉

公每當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曰柰何不以此囊嵩頭而囊楊公

邪

公將臨難時司業王材爲公請於嵩曰人言藉藉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曰行且卜之王司業曰卜之人乎卜之鬼乎夫人則奚卜也嵩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鄆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公名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公與焉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公既下獄賊嵩屢設計謀必欲置之於死會張經總督江南軍務討倭趙文華屢趨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文華乃攘其功謂己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遂逮經及其巡撫李天寵等下獄經疏言臣任

總督半載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嵩知帝必殺經乃以公名附經疏尾覆奏遂同日斬於西市天下其冤之

公之死也總督侍郎王忬常銜痛焉其子世貞素從公遊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此深憾忬世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眞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鄆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卽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噫忬之痛公原出至性而嵩之殘害忠良豈徒及於公哉

案公軼事與諸名臣先後劾嵩事實最夥難以悉詳茲特錄其著於史書與本集各傳內有關會者亦聊以備見聞而已

附錄賊嵩父子削籍伏誅案

楊忠愍公集卷五
五
賊嵩父子殘害忠良古今共憤凡讀忠愍公傳者皆口誅筆伐唾罵遙加必欲得其死狀而後快心今特將削籍伏誅事略附錄於此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明世宗肅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西苑萬壽宮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紳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緘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故每事必先有以待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惟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嘉靖四十年西苑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者英宗爲大上皇時幽錮所也

帝不悅而階營新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疏心動遂罷嵩逐之歸下世蕃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鄆懋卿等因行金監道行令其委罪徐階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等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於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鄆懋卿亦尋黜謫有差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

閣老頭以雪此恨階間之厚爲備嵩久之亦聞驚日兒誤
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
作此舉只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階厚陞應龍
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世
蕃又多行無禮階俱曲忍方應龍上疏罷嵩時階復往謁
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相託階歸其子密
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矣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
此負心難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戀嵩未能卽割也嵩卽歸階書問不絕久之世
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也乃鳩工大治館舍勢欲益
橫陰賊彌甚先是巡撫御史林潤旣劾罷鄔懋卿等知仇
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嵩方鳩工治
第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復戲以瓦礫擲之諫

臣亦不禁乃將嵩事具揭於潤潤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
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
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毀謗朝政搖動人心近者假
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潤下
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祚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
以待均捕得之解京繫獄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
橫狀復上疏略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
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鴻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
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視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
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
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

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日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日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甯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誘人子女奪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橫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

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交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乃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眾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稟詣徐階所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隄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怒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皇上英明

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
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
階日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
爲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
敢當羣以讓階階出一幅於袖中日擬議久矣諸公以爲
何如眾皆唯唯階日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甯忘之乎
皆日已至卽呼入扁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
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日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柰何龍
文不應執其手自語日且鬯飲不十日釋縲綬善歸上因
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
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
龍文喜問故日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
狀且日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於

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樞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
向非聖神威斷或徒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
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
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
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
罪非一而觝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日此逆
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
理寺錦衣衛鞫訊其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
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
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
文於市二人間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
字都人間之大仗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旣而籍嵩

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蒿無所歸踴踴涼涼依人爲計後寄倉墓舍歷受苦磨以惡疾死噫嵩以昔闢庸材黷貨嗜利賴其子世蕃巧詐陰賊迎合上意遂以朋好比黨盜竊寵靈凡二十餘載朝中正大之士幾爲之殘害一空及至罪惡貫盈事機敗露不特黨類殲除且至梟首籍家靡有死所爲萬世唾罵而忠愍公諸人以鋤奸盡義旋受褒揚廟食萬世忠義之氣至今猶生可見上天福善禍淫之道自有昭昭不爽者豈可以一時成敗而論英雄哉

楊忠愍公集卷五終

順德龍鳳鑣校琴

楊忠愍公集卷末

附錄

明史本傳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觀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諱邦奇遊覃恩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咸甯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講卒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爲讐

楊忠愍公集卷之十一
一
既未雪遠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爲
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虐劉我赤子天下
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
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日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
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
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
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
通境外吏率裁禁令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
懼國威不敢肆旨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
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
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
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值不可九歲帛數
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

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
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
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甯肯與我良馬
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
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
能盡給其眾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
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
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
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
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
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
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
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言曰豎子目不覩寇宜

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日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

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日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日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

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劾忠嚴鵠乳臭子目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劾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劾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王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喇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

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
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
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
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
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
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
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
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賂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
培尅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
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
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
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
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

好諛天下皆尚詔源之弗潔流何以清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旣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饈相屬有所愛憎授之論刺厯俸五六羊無所見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

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柰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兩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任內賊旣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託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鼂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

楊忠愍公集卷五
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鄆懋卿
忱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頌之會都御史張
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
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
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卽加戮俾從吏議
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闕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
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儻
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卽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
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
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
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初
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蚌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蚌
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碎簪盈手

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截去獄卒執燈顛欲墜繼盛意氣
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復七年嵩敗穆
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大常少卿諡忠愍予祭
葬廕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贊曰
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
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重而士
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
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行狀

楊忠愍公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州
數患倭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
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青生
封兵部公富爲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

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
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恆謂人日日者言吾
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公僅七歲而母曹捐館陳女妬日
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聞往里塾觀
里中兒誦讀指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
若幼何學公蠅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
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
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至十三而從師受
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
舍自勵刻苦恆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會天寒
無下襦遠屋行且溫誦日所肄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
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縷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
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日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

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館僧以次愈而兄病疫
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
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子公旣爲諸生數
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
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
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
廢著居廢著即廢居言貧賣與負
貯也此以指析居恩誤矣曰母溷乃公爲也公游
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橐
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
兄觴日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
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襲可乎兄愧然
許會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輪邊
獲散官級日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

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
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
鄭公曉遊鄭公者素質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
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
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
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
精誰何誰何者誰呵也驗封有何誰呵事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
服公旣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
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
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
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購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
琴及瑟若簫笙壎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
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

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
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
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
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而成九鶴
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卯韓公旣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
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
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
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
志旨子不聞夫商邱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倭
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嘆喑當往者公奮曰
主辱臣死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死單于旨會倭退之
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
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俺答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
鸞主之奏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
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寇踐躡我陵寢虐
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
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
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俺答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重其不可三矣天
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
厭兵無所用之隙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
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
而自肆懈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官

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
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
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懼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
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阨深入時我雖不敢
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
我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
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
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
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旣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
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償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
套眾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
匹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

楊忠愍公集卷末
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磨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日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日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日敵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眾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日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敵之重勢則務中

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罄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入上壯之下相嵩等人臣議咸唯唯侯鸞怵憤日豎子目不知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日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

超然臺翦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
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有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
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
生日益眾無從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
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
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
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
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
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
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日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
況此煤山邪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
褐者公持其人日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
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有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

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
或稱關西夫子而倭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
言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南
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
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
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
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有笑曰君休矣且
歸巨公日何謂也張夫人日夫一侯鸞而因公幾死今相
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巨公霍然大悟日
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
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
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

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卒於得陛下之雷而愈無忌憚眾惡俱

備四端已絕卒賴陛下誠敬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日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橐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
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
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
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
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
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
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日我薦之也及黜一人
嵩又號於眾日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
謂之日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眾日此人得
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陛下之怒
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
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
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

日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日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
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日上故無此意
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彙行爲書名
日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
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
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
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
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
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卽使所善問世蕃
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
卽劾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

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
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
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
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
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
爲巡按朋姦比黨譎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
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
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在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豢養
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
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爲工部尚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
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
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
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
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
張達等敗沒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
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
部薦爲大將乃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
子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
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
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蔽陛下
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
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自是勾賊

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師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百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畱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

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

天下之患不在邊徼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

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合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所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畱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掩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人拜則畱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

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卒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

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
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俺答畏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間風而喪其膽矣
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入上恚公釐
而相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
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
嵩敗邪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
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
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
餐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託傳親王令旨絞
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
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

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巨天得無珍嵩
僂之邪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
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
白金而遺之至柵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
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齟齬
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
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
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間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邪
相嵩曰吾行當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
乎夫人則奚卜也而胡植鄢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
者邪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蜚語間上竟以十月
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日後十年
可開也復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

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其二日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
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
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
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
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
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
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諡忠愍
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
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
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
怒公至侈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
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
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

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邨
處士杲女婉戀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
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皋女次應箕娶都御史
王君遴女王君蓋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
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合其人在不
重悔恣然下汗卯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
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
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
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
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
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
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死且不瞑旣而王君以書來日子
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爲

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
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
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於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其諡也國朝之制非大
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上御極遡觀化
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
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
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
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
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
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

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
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
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
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
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巨安人曰嚴相國方
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
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
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
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
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
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
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誑傳親王令
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

楊忠愍公集卷末
三
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箠盪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狂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土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閒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撓卒

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邪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改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

兵部主事令中丞王君遜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蒙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居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辰時年僅四十二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所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與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子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眾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且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卒聞未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某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邨之原

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敕賜旌忠祠碑記 隆慶三年春月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敘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

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爲國子生薄海
以內郊壘之眾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爲先皇帝之
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日新天子之
季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
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
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
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
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
瓚以諡請則詔賜諡其曰忠愍巡撫按御史郝公杰以祠
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訟
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暨其鄉
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
風馨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卽祠

而血食焉應尾以余間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
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
綰都勻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
來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
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
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日間當官業有持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
公甯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
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霑濡海內卽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
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
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
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
能禁在公九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

乾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神明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作之誰爲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慙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埽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

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劾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概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覺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知今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爲有功于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

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賈洪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大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
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賂彰
逆黨扇禍釁啟疆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
中邁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
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
臣身不辭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
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形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瓊瓊
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卜
其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
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裔假翼天路景
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北驩之人徒俛俛公歸不歸歸

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間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
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提
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居吳
時來撰

敕建旌忠祠碑記 隆慶四年八月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府
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
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
定守賈君洪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
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
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
亭其旁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甍而環之軒軒肅肅

道流涕於是礮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戚甯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敵通馬市以羈敵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寇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

也公間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人用者邪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而詳明纍纍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厚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頽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襄者糜爛箠梃慘於鋸鑿瘡痍未合而彈劾之章再上頸可斫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邪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

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邪人臣錄其朝頂
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
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
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
霆誅卒戮大慙不爽而公以不辜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
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之至
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為垂譽長久
者邪所為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
為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迴焱兮左黔雷圍元
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
雲中兮遨嬉厲余齟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甚宏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
下為民正兮終古羌焉窺兮社而稷女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淮南李春
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郡人高
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郡人孫慎篆

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
使朱卿保定府知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
燭管工通判薛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
畢貴典史陸世賢同立石

祠堂碑記 萬曆八年夏月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甯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勦李臣仇鸞謫尉狄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睚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會上狀席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草疾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舍故祕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臺占候郎適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巨語余因密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草至望後三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因挾此爲

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鵠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日嗟乎是可忍也余從翁益愆思周君謂覆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閱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亶亶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成獄義難自明而余願遇熙際復起至今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

本忠公集卷末
卒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未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
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二奉常廕一子賜祠額曰旌忠
卽童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豔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
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既盡朝政潔齊迄於今
並稱熙治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
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
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
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琬徐君
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
新張子與行相繼成之云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戶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儲
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

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

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墓祠碑記 天啓五年春月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
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諡予
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
今皇帝天啓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諡葬蓋追行莊皇帝
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
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
來其下者率徘徊歛噓而不能去天啓四年夏翔被召爲
少司馬瀕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
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

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卒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學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患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間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畱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

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沒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弇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釐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檣輩公卽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宏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爲卽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跪什公之階庭快槓擊以

楊忠愍公集卷之
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
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
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
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諡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
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
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
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詳
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予異
日尚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孚以爲厲煩壯決也笄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
忠爲無益井可濞也剽佞之刃還缺折也敦厥血毋用
自嚙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楔也揮虹以遁蜺靈旗揭也

會陰恒悲無穉耄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邨以東轍也死
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總轄紫荆等關保定等府兼糧
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重修祠記

楊椒山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三而郡
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
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惟與丐豎襍處於寒煙烈日中仰
止者無所寄其憑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鼇言
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
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
之名卽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
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

里後學者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
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日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
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
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
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
律呂之學於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
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
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
見哉卽此可概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
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絕滅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
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
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
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

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功然卦疇
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
補云乎哉或曰姜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
囚復欲陳淇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郎署耳履虎尾而
見啞蹈堅冰而遂殞毋乃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
體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
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
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泐溝壑發志士之光木
臺澤中過涉孑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旣知其禍敗
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
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
繫辭未嘗不通於非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
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乎

楊忠愍公集卷末
先生狂狷道時爲道統祠由義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
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
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邪
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好慝媿千古
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漸滅之學脈世道人心
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
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
復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
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
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鼇與劉君
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
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
金容歲寒居士孫奇逢撰

康熙七年戊申秋晉陽常大忠大孝郡人魏一鼇張秉曜
同勒

遺集原序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
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既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知
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奸諛之
骨而詔獄諸詩詞旨春逸曾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
然大丈夫者非邪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
成仁於乎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
賊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臭豈
非臣道之永鑒哉聖主嗣承丕服遵先皇遺詔錄公之忠
賜諡忠愍贈蔭加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
洲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早卒業爰請刻之郡以廣

楊忠愍公遺集卷末
其傳焉題曰楊忠愍公遺集遵諡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靡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惓惓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九知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昇謹書

遺集原序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之輒爲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余安能知文又安忍爲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牛之日卽以天下爲己任學以

談道德務經術而恥爲富貴紛華之習旣而發科登仕繼組兩部舍香三署每痛際運康甯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神武而未屏操莽之奸思回聽於逆旨圖蔓於脫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構釁稔公死且不畏柰何以播遷愴之邪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冤哉昔賈生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爲亂氣不爲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牢戶之中染煙肺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

怨誹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伎搗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揆日慘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欲還浩氣於太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狂瞽謂將從公以游幸蒙採納卒之故相編氓兕子棄市少泄天下之共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卒而聖君嗣極追錄諫官儼公爲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廕予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殉垂馨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見臣節焉述美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重爲校梓用傳同好於鳳洲見友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輟涕而爲之序隆

慶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前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蒲中林潤謹序

遺集原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眞足以貫日月而動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羣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服孰敢出一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爲天下國家防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主上之必不我諒邪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爲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戮身籍家而已則公之料奸之

知愛國之忠胥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拔茅由是先
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
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
儼秦漢而經濟謀略多在註述中見之今讀其奏議如十
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
起敬奮然思義而廷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
後地爲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歟奈際今
上仁聖遵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諡廕其後裔而建祠置祀
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宇宙間千古
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
矣宜其忠愛之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非其人乎余於公
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蹤

也乃爲之紀其概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參鳳洲王公狀
其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爲之銘其墓茲固可傳於不朽
也

賜進士第欽差整飭蘇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兼按察司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遺集原跋

忠愍公以肅皇帝之丁未成進士逮繫獄之日纔五六年
耳中間流離萬狀艱苦備嘗毋論矢諸章奏發諸聲歌其
忠肝義膽凜不可磨就其所著年譜迺赴義之先一夕捉
筆所書也祇此一段從容氣象何處得來自繇其平昔嗜
學深賦性定所謂荆山之玉爐七日不變者邪視彼賊嵩
輩竊權得意一罹斥而索索矍矍也直糞中蛆巨可勝笑
哉可勝笑哉今錫爵錫諡賜祠賜葬國家之所以答公者

固未有艾卽其原集已傳而諸同志輩更欲廣之也亦可
見公忠義之氣久而彌烈而直道之在人人心不泯也然予
小子幸不生公之時爲賊所忌何不幸不生公時得一觀
其丰標也廣陵郝景春稽首拜書

遺集續序

楊忠愍公當明嘉靖時兩擊權奸一擊仇鸞幾死再擊嚴
嵩死之其事迹近古少有故世之兒童婦女傭夫販豎無
不知有公則公死忠之烈夫人而知之者夫古之死忠者
莫若比干而孔子獨稱之以仁者何哉比干之仁悟主而
已忠臣事君猶孝子事父母也父母瀕死然而必勤勤勉
勉進藥牀第下者猶庶幾其或生也豈曰疾在不救而廢
藥也哉比干之志如斯而已斯其所以爲仁也若徒得其
剖心酷烈之迹而以殺身見於世則與臧獲女子之恠恠

然引決自殘者何異吾悲後之儒者不知斯義往往失孔
子論仁之指云忠愍亦然忠愍當世廟漸倦於勤嚴嵩擅
而仇鸞橫公以次犯之至於再戮斷筋碎骨知死而不辭
知引去之義而不屑可謂殺身之忠也已然而不可與慷
慨殺身以死自見者比何也公以去奸爲志者也吾見其
家藏疏藁墨迹凡數易而後定至元日拜疏於朝見機事
未合袖疏而歸意念心苦非一日之積也若曰吾擊之而
死無可言者萬一擊之而勝則國家天下之福也且也吾
辭明吾指白吾事驗亦安知其果不勝也夫擊而去之公
之望也擊之不勝而死公所擲也豈公所望哉觀其臨命
賦詩猶以斯事屬來者爲拳拳未嘗不流涕而哀其志嗚
呼比干尚矣若人者其亦比干之徒歟卽其論邊事情形
俱有驗白則子貢之達也精樂律則冉有之藝也不畏威

楊忠愍公集卷末
三十一
罰刑戮則子路之勇也惜也洙泗之遺才也公四世孫聰
福德人氏悲先集之久而漶漫也且有遺文未見於世者
欲更刻之而力不贍大宗伯王公敬哉爲公文孫念子先
生同門友勉以南來而江南都閩文君澤普官貧而樂義
慨然捐貲刻之而副鎮金公夢叶又從而協成之皆可謂
之賢德人數千里來辛苦羈旅揚其祖德可謂之孝非王
公勉其來亦不克舉其流傳先德風示後人之意可仰也
謹備書之小子亦得附名不朽云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立秋日後學楊彭齡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嗟乎公之忠烈同朝之賢者知之不賢者亦知之隆萬以
下之君若臣無不知之迄於今卽婦人孺子豈有不辨日
星之明而一識夫河與嶽哉然則余固可無言矣而猶有

言者公余曾王父默齋同年好友也傳臚相等除尚書郎
主事相等兩先生深相契也及其正色立朝疾分宜如仇
讐旋黜旋陟卒以不回兩先生志同道合其天性相等也
至一死諫諍一死封疆迹若近於激烈而從容就義殺身
成仁當其平居時固已籌之熟矣兩先生之同如此而兩
家子孫又安可不同其砥礪哉異時嚴嵩竊弄威福意主
罷邊而刑獄多失平反余曾王父在刑曹讞決多與嵩左
嵩欲中之未發曾王父卽假歸里居八年不起尋忠愍公
以劾仇鸞被逮旋貶狄道尉去踰年三遷至兵部武選司
員外蓋嵩震公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己用而公不屑也當
是時忤嵩者皆先後戮辱廷臣默默無敢言公獨毅然抗
疏思以上報祖宗下安天下其心豈嘗一刻忘死哉方忠
愍爰書既定三載而曾王父又視刑曹事嵩之起復曾王

父亦猶起復忠愍公意也詎意去一楊而又進一楊乎忠愍臨刑余曾王父作粥一盂乾肉數片持之西市以餉忠愍忠愍張目曰不圖今日猶能知我嗜好如奚公者爲啜粥一匕嘗肉一瓣而歿曾王父曰吾竊愧不能與良友俱死獨生何爲歟於是嚴嵩深銜王父遣偵卒羅致他事無所得但鐫秩逐之而已又八年浙閩苦倭朝議舉悉知兵事者以扞牧圉嵩遂假邊才以起曾王父起之者中之也故一十七年之曹郎僅授同知守延平府尋調視興化事相知者深以爲憂余曾王父曰無憂是可喜也吾向不能與椒山同瀝血青蒲今日得以從良友報國家矣守興化百日倭攻城不下且將逸而同時城守者翁參政汝器畢參將高計納客兵不聽曾王父言客兵者賊也城遂以破翁參政畢參將皆走王父格鬪不勝槍洞脅而死嗟乎何

兩先生之先後一轍乎余竊歎有明養士三百年忠者固多而其數卒莫與奸者相敵蓋元氣之凋喪一盡於成祖之靖難再盡於興獻之議禮忠義之氣斬焉無餘故奸如嵩輩得乘衰而俶擾國家之紀綱不謂當此剝落之餘有志存必死從容以當慷慨如我兩公者彼忠者望以步趨而奸者之寒心奪魄將百千萬計而未有已也今公四世孫聰福重梓忠愍文集念兩家之生死相等自北而南越三千里而問序於余余曰公之忠誠自在天壤文與不文固不論也況乎其文又若韓若歐若蘇也哉夫韓愈歐陽修蘇軾亦嘗遭貶竄而未至於解脰陷腦以死殉之設韓歐蘇而且以大義解脰陷腦焉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嗟乎愈可以知忠愍公矣

康熙癸丑菊月楚南黃岡牟家孫奚祿貽頓首拜撰

遺集續序

語有之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此感時之論悲痛之詞千古而下猶有餘恫焉粵自乾坤既位堂廉分嚴生殺予奪惟上所施皋夔稷契值唐虞之時君都臣僉賡歌喜起名曰良臣龍逢比干當夏殷之季碎骨剗心身殉社稷名曰忠臣茲二臣者豈其持身之理有哲有愚事主之方或巽或激而致疑乎忠臣之行於道有所未盡哉嗚呼其道同其志同其時不同要之易地皆然巨明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椒山楊公忠孝天植智勇性成語學問則天文律呂之微靡不殫究考經濟則兵機術數之奧罔不精探嚮使當日用其言行其學則亂萌消而金甌固賢才眾而禮樂興方古良臣抑又何愧不辜當嘉靖之時人主端居奸臣執命嚴嵩仇鸞之徒同惡相濟刑賞出於私門干戈逼於

畿甸公明知燎之方揚不可嚮邇而深懼社稷之隕謂賊嵩不去禍本不除於是以廷杖遠謫萬死一生之身甫經賜環卽有十罪五奸之奏至今讀之凜凜然與日月爭光較劉向朱雲之論爲尤烈矣嗚呼公位非大臣可以不言創巨痛深鋒鏃挫可以不言且嚴嵩欲使公爲己用一歲屢遷之可以不言而公內不受奸人之牢籠外不畏斧斤鑽之及已卒發其憤以庶幾於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豈非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者哉然當日嵩之殺公也以公與己必不兩立殺公則己得以永保其富貴矣詎知逆節旣盈天道不遠未幾而身爲編氓矣賊子棄市矣貨賄籍沒矣萬世而後痛公之冤者口誅筆伐尚欲食嵩之肉而公則贈官錫諡廕子建祠肖貌其像而傳頌其文赫赫然如一日也然則忠臣之名較良臣而彌

永又何悲痛之有哉公之諫馬市劾嚴嵩二疏已載前史
至我

大清

世祖皇帝覽其遺事不勝忠良之感

御製表忠錄序文並爲之論豈非公之精忠晦於一時而昭
於後世哉其他文翰詩章莫不光偉激烈上薄青冢而浩
氣丹心一語九公之所以自寫其生平者矣公四世孫聰
福文行卓卓足以繼志述事哀公之集而重梓之命祚跋
其編末祚小子安足以重公但願爲臣者誦公之文皆知
踴躍奮起不以一時之榮易其千古之烈而爲君者苟得
忠耿之士立於其朝亦必優容愛護使爲良臣則主聖臣
賢上與唐虞並美矣

康熙癸丑歲仲冬至前三日後學三韓吳興祚謹序

遺集續跋

余兒時侍先大人側得鄉先賢楊忠愍公懿蹟及長讀其
文集年譜諸書未嘗不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公忠烈昭
冊書英靈垂萬古生平立朝大節巷哭衢謠赫赫若昨日
事不具述獨是異世而後感動

至尊表忠詔嫩頒勒政府是公之身雖厄於當時之奸相而
公之忠終格於
昭代之

聖明此蓋公千載一時也昔山西夫子流離百戰之間俎豆
萬禩而下岳武穆西陵尺土鐵檜示刑公之出處雖不與
二公同塗而會報竟先後一揆益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
斯民之足與於三代也公四世孫聰福以余承乏江閩渡
江來視爰以重鏤公集見告余不敢辭捐俸告成夫余武

人也得附數言於未以垂不朽此又余千載一時之大幸也夫

康熙癸丑歲陽月之吉同邑後學文培世頓首拜撰

遺集續跋

先忠愍遺有文集鏤之梨棗流傳宇內百餘載矣歷年久遠板蠹字泯新梓無力慮或失傳心切痛之又以南工刻畫之精良也欲重棗之南而不可得癸丑乃得持赴金陵奉邁同邑文君澤普景慕樂輸以竣厥事蓋文無所損而制遵乎舊其時縉紳先生名公願士厯厯之言如昨日事而賦詩贈跋難盡紀焉所藏先忠愍遺筆並赴義前一夕垂誠後嗣之訓首尾蓋數千言展讀手跡凜乎不敢遺忘因以並附梓鐫獨可惜者先忠愍受苑洛先生志樂心傳著有樂經發前人所未發烏可不亟明於世但聰福力薄

不能再藻僅藏其集以俟後表章之君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月四世孫楊聰福薰沐謹識

遺集題詞

生平好間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譚忠孝節烈者請教反覆惟恐後乃山居弁僻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晤對每於書冊間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廷尉湯朱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取其激切有生氣者最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輒掩卷太息久之曰有是哉有是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恨銛錐不相及一旦臨險巖稍稍頓挫卽意色灰敗逡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求拯援者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告戒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

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增繳甫脫不厭鞮鞻如先生者此
眞百鍊之鋼萬燬之繭也初得先生譜旣而讀其狀又旣
而讀其奏疏與其諭妻與諭子書而於是漸求其詩若文
惟恐其盡亦旣輯成四卷將重付校刻而以爲未足問之
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
在天爲日星夫恆星列宿在天有幾獄瀆之靈止於四五
然而仰星斗而文章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
無不著焉故士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
見諸史乘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
子游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
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錄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者八
比竝無先生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其間名爲
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兢兢與年俱盡者但日取科第焉

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而且名言願畫反覆
媿媿可以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
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朮匕首之淬肌
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
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
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甯有過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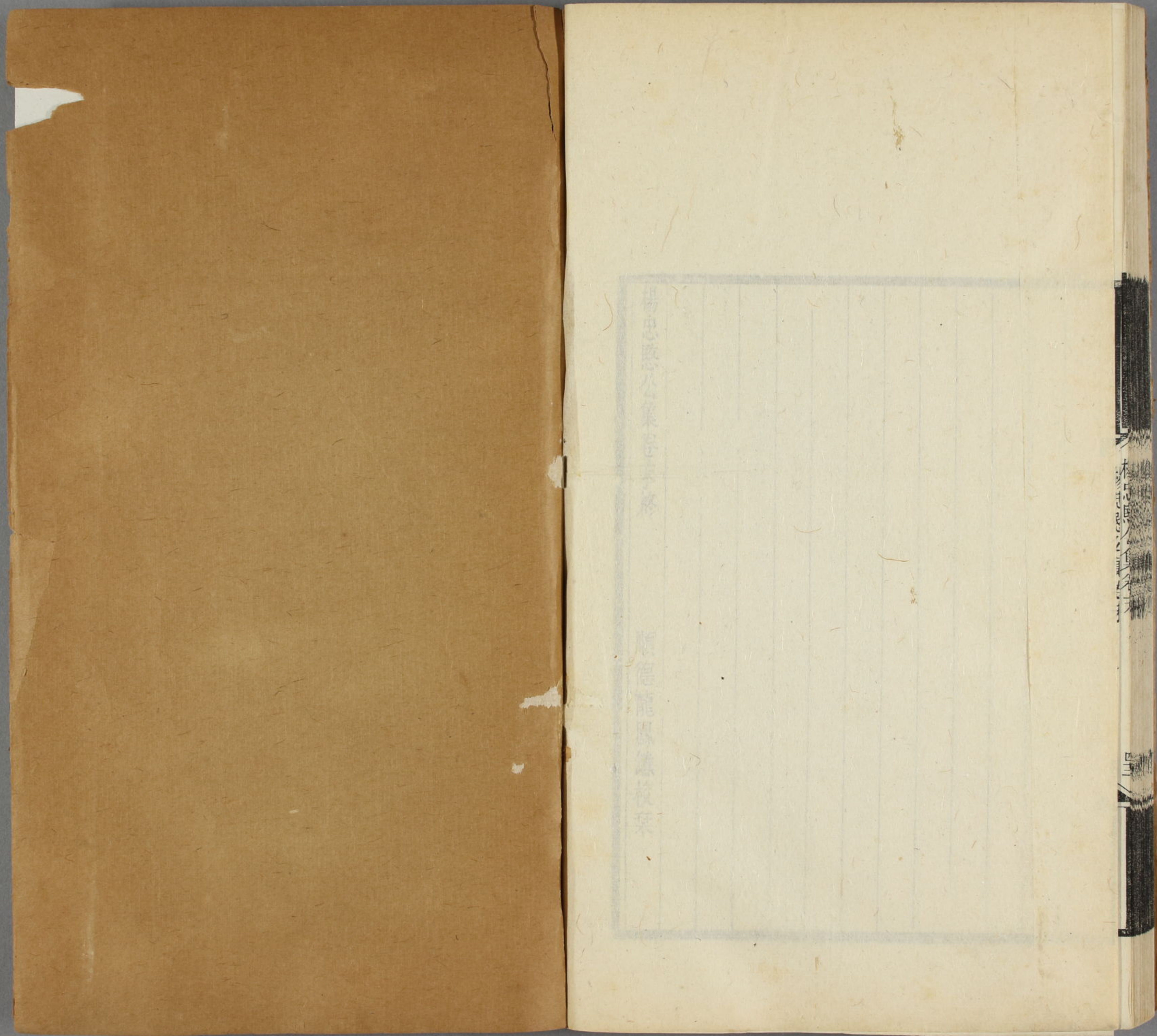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鉅梅谿氏題於敬一齋

楊忠愍公集卷末終

三

楊忠愍公集卷末終

順德龍鳳鑣校琴



楊忠愍公集卷之終

順德龍鳳樓校葉

